

贝贝特艺术馆·新阅读

凡·高的遗言

赝画中隐藏的自杀真相

Gogh's Last Message

[日] 小林英树 著
刘涿昭 康平 译



本书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

一幅凡·高的“代表作”，竟然是假画！凡·高的自尽，究竟是精神分裂，抑或另有他因？

一本前所未见的赝画“告发书”，让您了解真实的凡·高，同时又知晓怎样去赏析一幅画。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凡·高的遗言

赝画中隐藏的自杀真相

Gogh's Last Message

[日] 小林英树 著

刘涤昭 康平 译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GOGH NO YUIGON

by Hideki Kobayashi

copyright©1999 by Hideki Kobayashi

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o Center Publishing Co., Ltd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Joho Center Publishing Co., Ltd.

Through Japan Foreign-Rights Centre/Bardon-Chinese Media Agency

本书译文由台湾先觉出版社授权使用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20-2006-028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凡·高的遗言:赝画中隐藏的自杀真相/(日)小林
英树著;刘涤昭,康平译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
社,2006.8

ISBN 7-5633-6135-9

I. 凡… II. ①小…②刘…③康… III. 凡高, V.
(1853~1890) — 人物研究 IV. K835.63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47780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
网址:www.bbtpress.com

出版人: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发行热线:010-64284815
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(山东省泰安市灵山大街东首 邮政编码:271000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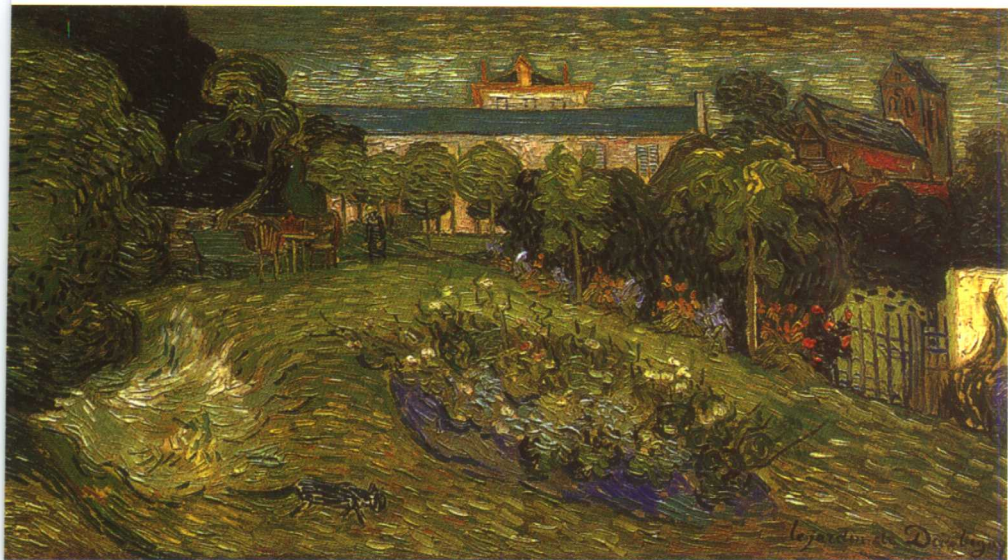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:880mm×1230mm 1/32

印张:8.25 字数:110 千字 插页:3

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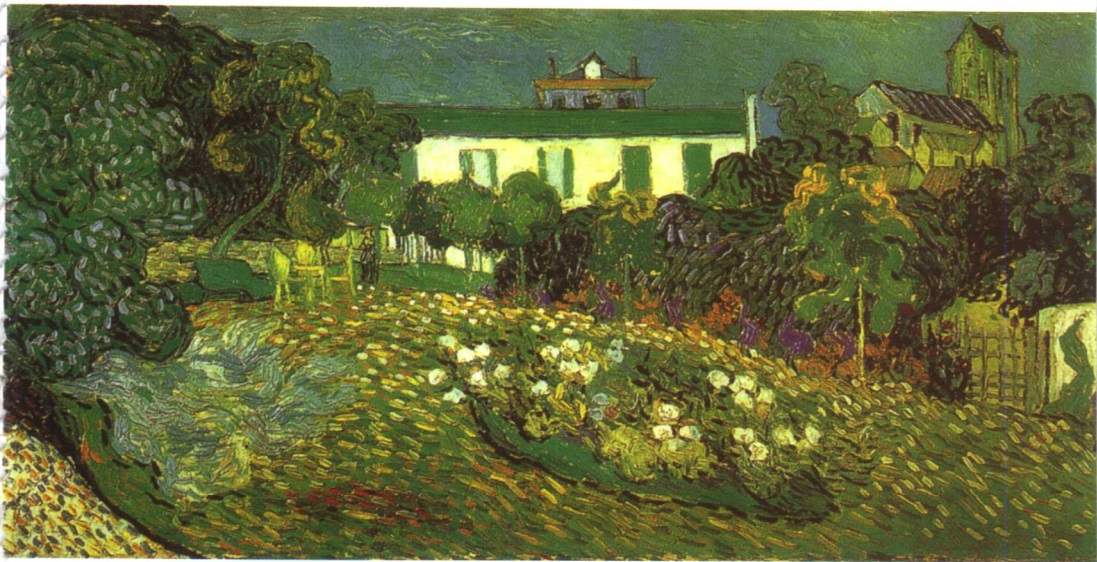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:0 001~8 000 定价:22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《杜比尼花园》（鲁道夫·史杜西林财团所藏 / 寄放于得克萨斯州的坎贝尔美术馆）

凡·高自杀前画了两幅《杜比尼花园》，其中藏于坎贝尔美术馆的有一只黑猫。整幅画反映出凡·高躁郁不定的心境。



《杜比尼花园》（日本广岛美术馆藏）

在广岛的另一幅《杜比尼花园》，猫儿消失了，画面清朗宁静。这两幅《杜比尼花园》的差异，潜藏着凡·高自杀前激动不安的心绪与一个特别的信息。

前言

1890年，荷兰画家文森特·凡·高将一粒子弹射进自己的胸膛，两天后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。在巴黎附近的奥维尔（Auvers-Sur-Oise）一家小旅馆二楼的狭窄房间内，在挚爱的弟弟特奥的怀抱中，凡·高的生命悄然落幕，年仅37岁。

我和凡·高曾有三次冲击性的交会。

第一次时，我只是个10岁的孩子，第二次是在我高中的时候。之后，就是现在，30年的岁月飞逝，我已经成了知天命的中年人。

这一次和凡·高的邂逅，纯粹只是巧合，起源于我偶然间看到的一幅素描。本能告诉我，那是一幅伪作，是赝画。而那是众所公认的凡·高画作，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真实性。

“凡·高怎么可能画出这种画！”我顺着直觉重新审视这幅

素描，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它的稚拙、寒碜与空洞。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东西继续挂着凡·高的名号欺骗世人。

待我察觉之际，我已全心投入，比照它和凡·高的真迹有多么大的差异。在验证的过程中，问号不断浮上心头：“为什么长久以来它一直被视为凡·高的作品，从来没有人质疑过？这幅素描是怎么出现的？怎么会被标上凡·高的名字？”

我从书架上翻出积尘累累的《凡·高书简全集》，以及其他凡·高相关书籍、画册和介绍印象派的读物重新阅读，并且因为看不到凡·高的真迹便无以为继，乃数度走访欧洲。

当我一点一滴具体看清事情的全貌，凡·高临死前的心情和周遭的环境也开始清楚地呈现在我眼前。这幅素描和对凡·高死因的关切，在我心中的某个角落自然地融合交会，缓慢但确实地颠覆了我对凡·高自杀所怀抱的既定印象。

在走到这一步的过程中，我数度犹豫是否该将自己的“发现”整理成书，对于自己文章的生涩，也颇感却步。

然而，很多矛盾、危机或不合理的事情横亘在眼前，平日我们视而不见，突然有一天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察觉到。不管事情能不能解决，我们就是觉得自己必须做些什么。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但却是冲撞自己心肺，沸腾腾涌上的强烈冲动。

这样的冲动谁能抑止？这股冲动只有当我诉诸表达，它才能勉强存在，倘若我静默不语，它就消失无踪。那么，在我心里翻搅沸腾的这些事，就等于没有存在过。

在广岛美术馆，当我站在凡·高的《杜比尼花园》之前，那股曾经撞向我的冲动，以一种和以往不同的感觉，再次在我心里沸腾。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心和凡·高汇流相通。于是，放弃预测未来，只是抓着自己必须说些什么的执著，我握起了笔杆。

10岁那年，我曾深受一幅复制画吸引。在入睡前的短暂时刻，在六个榻榻米大、吊着荧光灯的房间里，躺在暖暖的被窝中，我的眼睛总是无法离开从鸭居（日式住宅门框等上面的横木——编注）上俯瞰我的那幅复制画。是一位名叫“凡·高”的画家所画的《盛开的桃花》。当时东京正在举行在日本史无前例的大型凡·高展，因为是由某家报社主办，而我们在埼玉的家又刚好订了那家报社的报纸，我有幸得到那幅夹在报内的原版复制画。时值1958年，日本已经度过了13年的战败岁月。

那幅画着桃树的凡·高复制画，印在周日版中央光洁的白纸上，耀眼夺目。我惊艳不已，从报上将它剪了下来。画中的东西轮廓清晰，不管是正中央的桃树、地面、果园的栅栏，都展现出颜料的透明色感。我盯着这幅地面掺了粉红色、树木的轮廓以略带紫色的艳红色来呈现的作品，几乎无法挪开视线。

父亲拿下家中画框内的奖状，替我改裱上这幅画，装饰在鸭居上。原本暗沉的房间顿时明朗了起来，还添了一分时髦感。虽然和旁边晦暗的墙壁格格不入，让我略感羞赧，但我仍忍不住满心欢喜。

那时的光景，在记忆中依然鲜明如昔。我躺在被窝中，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幅《盛开的桃花》，便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感觉，似乎画背后那个名字响着奇妙音韵的画家凡·高也正回望着我。我稚幼的童心，似乎隐约能感受到凡·高凝视事物时，那种强烈而独特的眼神。那种时候，我好像是通过凡·高的眼睛在观看，几乎无法分辨自己身处的现实世界与凡·高所描绘的洋溢着异国情调，却又在某方面让我感到亲近无比的世界。

那一幅凡·高的画作，比我以往看过的任何景色都美丽，把我周遭的寒碜暗沉一扫而空。之后有好一段时间，我都用凡·高的眼光来看家中的围篱、树木或附近的人家。

那之后又过了七八年，我升入高中，经常一个人在家乡川越的田野间写生，脑海中浮现的，也尽是凡·高、高更或塞尚等人的画作。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画出后印象派画家般的作品，完全没有想到我距他们的时代已经有百年之遥。我四处寻找可以入画的景色，尝试从不同的地方追求他们的幻影，并像凡·高一样，在炎炎烈日下画个不休。我想活得像凡·高，整个人念兹在兹的，就是画出和凡·高一样的画。事实上，当时我画的十多幅油画，都带着浓厚的凡·高风格。

后来，我转向追求平面的表现，把关注的焦点，从具体描摹事物，转而探索一种颜料的物质特性和色彩的造型表情兼容并蓄的表现，颜料多到整墙的置放架都放不下，只好延伸到地板上，成堆成堆地摆放。

凡·高就像一个许久未通音信的老友，只存在于遥远的过去，和现在的我几乎没有任何交集。

可是，在这当儿，一幅偶尔映入眼帘的凡·高赝画，又再度掀起我对凡·高的关切。

这使我深切地体认到，凡·高并不在我之外，而是早已成为我内在的一部分。

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倾尽全力揭露一幅伪作。

我也要在乎写出凡·高自杀的真相。

而且，我会证实这两件看似无关的事情，在根源处是相接相合、密不可分的。只是不知在这之间，我们究竟能窥见多少凡·高的灵魂？

凡·高如是说：

“难道人类只有在面对困境时，才能专志不移，才能真心慈悲？”

目 录

前 言 / 1

第一章 巴黎—阿姆斯特丹 / 1

没有寄到的信 / 1911年·巴黎 / 1911到1914年·阿姆斯特丹 / 根据《追忆》所列的凡·高年表 / 脍炙人口的凡·高作品

第二章 1888年 夏—秋·阿尔 / 14

凡·高与高更 / 庞大的生活开支 / 从《向日葵》到《寝室》

第三章 凡·高的《寝室》 / 28

修拉与《寝室》 / 浮世绘与《寝室》 / 透明画法与《寝室》 / 透视图法、印象派与《寝室》 / 凡·高的复制画 / 赝画的定义 / 赝作素描

第四章 赝画的论据 / 54

有纵深的细长房间 / 没有意义的虚线 / 向右后方倾斜的
正面墙壁 / 正面墙上的窗户微开 / 不同的空间 / 构成画面的
各种要素 / 家具的配置 / 垂直的动态 / 地面上的等边三角形
/ 前后两把椅子 / 椅子的小技法 / 平行四边形的桌面 / 放在
地上的脸盆 / 比例不同的床 / 窄壁上的长镜和宽壁上的方镜
/ 画中央的帽子 / 挂物架上方的画 / 右侧墙壁 / 赝画

第五章 1890年 奥维尔 / 120

两幅《杜比尼花园》 / 黑猫及其消失

第六章 向往北方 / 129

心灵受伤的不死鸟 / 睽违两年的巴黎 / 奥维尔：凡·高
最后生活的地方 / 潜在的危机 / 凡·高的回信

第七章 7月6日以后 / 143

紧急召唤 / 7月6日发生了什么事？ / 凡·高翌日写的
信 / 三四天后凡·高写的信 / 乔安娜被遗失的信 / 凡·高回
复乔安娜的信 / 深沉的失落感 / 给母亲的绝笔 / 下落不明的
另一封信 / 特奥的最后一封信 / 我以画家身份离去，永远与
你们为伴 / 未寄出的信 / 凡·高寄出的最后一封信 / 凡·高
的泪水

第八章 乔安娜的功劳 / 196

乔安娜的成长背景 / 蜕变成勇敢的女性 / 了解凡·高的
伟大与崇高 / 消失的第二任丈夫 / 双重性格 / 乔安娜对7月6
日的描述 / 看不透凡·高的内心 / 难以承受的重负 / 捏造死
因 / 一切不过是梦 / 两个坟墓 / 支撑乔安娜的力量

第九章 赝画作者的真正身份 / 236

犯人X / 乔安娜的面子 / 极其相似的精神构造

终 章 凡·高的遗言 / 244

后 记 / 248

第一章

巴黎—阿姆斯特丹

没有寄到的信

1888年10月20日左右，凡·高从法国南部的阿尔（Arles）寄了一封信去布列塔尼，收信者是高更。

可是，载着凡·高信函的火车，正好在半途和高更搭乘前往阿尔的火车交错而过。结果，这封信落到了高更离去后仍留在布列塔尼的友人贝尔纳（Emile Bernard）手上。

假如没有这样的阴错阳差，高更顺利收到这封凡·高的信，就不会产生我接下来要揭露的这幅赝画了。

1911年·巴黎

凡·高死后21年，也就是1911年，凡·高的书简集终于由巴黎的波那尔出版，让世人得以一窥堂奥。在此之前，媒体虽曾介绍过凡·高书信的片段，但直到此时，人们才首度看到比

较完整，称得上是书简集的东西。

不过，它和我们熟知的《凡·高书简全集》不同，乃是贝尔纳本人将凡·高寄给他的信略事整理后集结而成的小册子。里面的信函，除了一封凡·高在巴黎时寄出的信，其余都是1888年3月到1889年12月间，也就是凡·高移居阿尔后的一年半期间所寄的。

贝尔纳比凡·高小15岁，是凡·高在巴黎结识的画家。初见面时，贝尔纳是个不满20岁的毛头小伙子，因此凡·高在信中，多半是谈一些他对绘画以及过往画家的看法，或是提出一些建议。

这本寄给贝尔纳的信所集结成的书简集，包含寄给高更的那一封，总共收录了22封信。目前它和凡·高写给弟弟特奥的650多封信，以及写给在荷兰时的老友拉帕德（G. A. Ridder van Rappard）的信等等，一同被汇编在《凡·高书简全集》中。

贝尔纳的举动意义深远，因为在此之前，尽管周遭人翘首企盼，一再催促，特奥过世后负责管理凡·高书简的特奥之妻乔安娜（Johanna Van Gogh-Bonger），却一直未订出具体的出版时间，直到贝尔纳的举动促动了她。

而贝尔纳出版的书简集中，收录了那封凡·高寄给高更的信，显示贝尔纳收下那封信之后，就这样将它留在身边了。

高更当时和贝尔纳、拉威尔等人在布列塔尼的阿望桥共同生活、作画，当凡·高的这封信到达布列塔尼时，恰巧高更已经出发去找凡·高了。

这幅素描（图1），就是画在凡·高从阿尔寄给高更，而由贝尔纳收到的那封信中。内容只是将《凡·高阿尔的寝室》（以下简称《寝室》）这幅油画的构图，简单明了地画在便笺狭小的空白处。

但是因为贝尔纳一直保管着这封信，并未交给高更，因此这幅素描就在1911年，随着贝尔纳出版的凡·高书简集，首度公之于世。

而早在八年前，高更就已经在南太平洋的马克萨斯群岛丧生了。

1911 到 1914 年 · 阿姆斯特丹

贝尔纳的书简集出版三年后，1914年1月，特奥的妻子乔安娜通过荷兰的出版社，以荷兰语出版了《凡·高书简全集》。

凡·高的书信涵盖了三种语言：母语荷兰语、移居巴黎后学的法语，以及在英国用的英语。由此看来，凡·高似乎是个立刻就能适应新环境、语言能力很强的人。

乔安娜在她出版的《凡·高书简全集》初版序言中表示，当她于1889年4月，成为“特奥的年轻妻子”，搬进他们的住处时，特奥的书桌抽屉就已塞满了凡·高的来函，可能跨时17年，将近六百封。

虽然只隔了一年三个月凡·高便自杀身亡，但这段期间，

凡·高又写了60多封信给特奥，或特奥及乔安娜两个人。乔安娜形容这一年多的变化说：“这些笔迹独特而让人深感亲切的黄色信封，数量与日俱增。”

乔安娜表示，她曾和特奥讨论出版这些书信的事，不料特奥在“开始着手执行”之前遽然病逝。她还说：“特奥死后又过了将近24年，我才顺利地将这些书信公开印制出来。”

除了整理没有日期的书信旷日费时之外，“还有一个原因阻止我更早公开他的信函。我认为，在凡·高投注毕生心力从事的工作受到肯定、获得应有评价之前，让人们把注意的焦点转移到他的人格上，是不适当的”。



图1 在寄给高更的信中所画的《寝室》素描